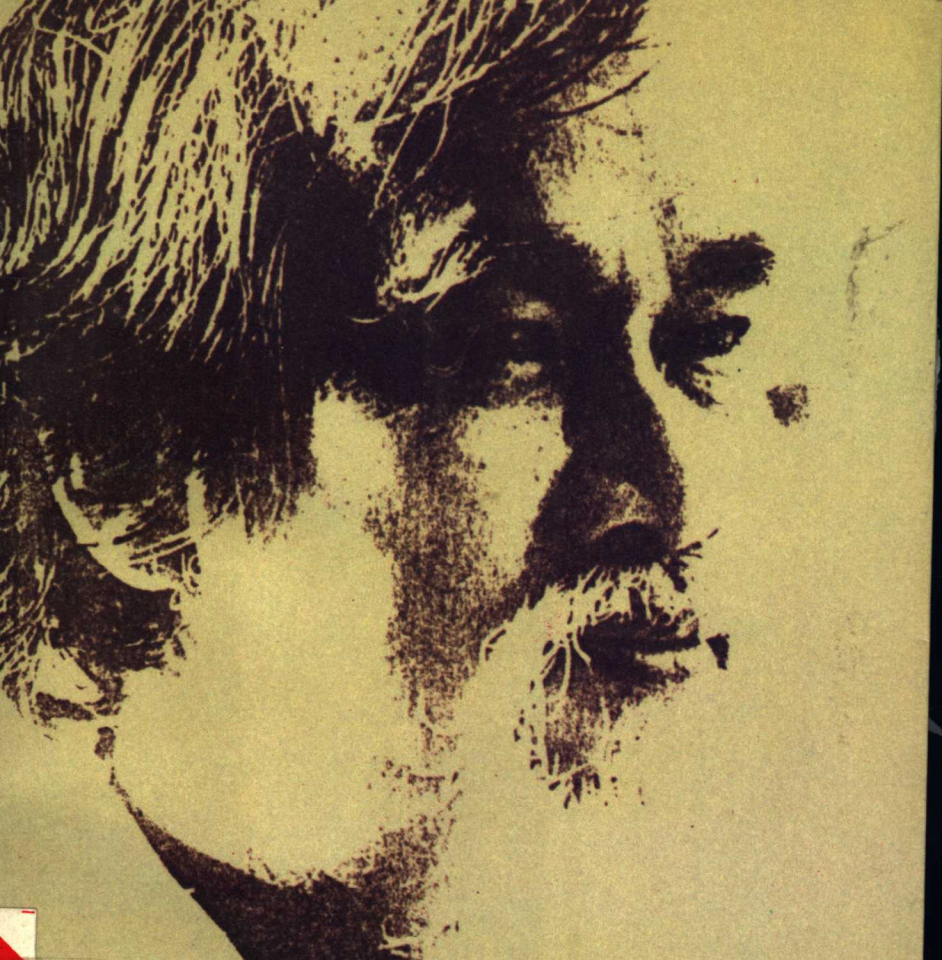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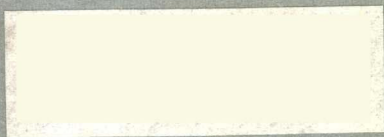
吴岸诗选

华艺出版社

吴岸

I338.25/
2

诗选



华1248493版社

S13216/17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岸诗选/(马来西亚)吴岸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9
ISBN 7-80039-222-8

I. 吴… II. 吴… III. 诗歌—作品集—马来西亚—现代
IV. I 338.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125 号

吴岸诗选

吴 岸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8.75 印张 183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222-8/I·598

定 价: 9.00 元



作者简介

吴岸（丘立基），1937 年生于马来西亚沙撈越州，海外华人中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之一。他从 1953 年学生时代开始创作，至今 40 余年，仍创作不辍。不断的进取使他的诗歌艺术不断有新的突破，在创作实践中坚持了现实主义理论，走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华侨华人名人辞典》、《中国新诗大辞典》、《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等典籍。代表作有《盾上的诗篇》等五部诗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等三部文集。

序

一部有特色的诗

邹寂帆

认识吴岸是在广东惠州的诗会上，他是一位深沉、默默寡言的诗人。但一经与他接触，才知他是个有火焰般的热情，而且充满对未来的向往，对故乡故土沙撈越洋溢着热爱，对祖籍中国有无限景仰和期望，有理想、有艺术素养并已卓有成绩的诗人。

但由于过去国内对他的作品介绍较少，我直到今天读了他的诗选手稿，才进一步增加了对他的诗歌的认识。

我在读完他的诗选后，忍不住掩卷说：这是一部有特色的诗！

抒写的生活有特色。艺术上有特色。

就诗人所抒写的生活特色来说：马来西亚人民在历史上是历经苦难的。自16世纪开始，相继遭到葡、荷等国殖民者的侵略。18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侵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1888年沙撈越、沙巴沦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都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二战后英国又恢复了殖民统治。后来这三部分才组成马来西亚。过去这种苦难的历史，不能不深深地烙印在诗人的心中，这

就激发了他对这乡土的热爱，于是以一片爱心，写那儿的山山水水，写那儿可爱的人们，即使追怀天真的童年，也都有他最纯真的基因——爱国之情。这就不能不成为不容许再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的誓言。

他写了《鹅江浪》（拉让江），写那浪峰上的马来母女俩，“手把桨儿/笑吟吟/坐在浪峰上……”看浪起浪落，她们驾一扁舟，这笑吟吟的驾桨的母女，也是诗人在鹅江上笑吟吟唱家乡的山水和儿女。

在《子夜悲歌》中，诗人却不是笑吟吟，而是写一个要病死的农民，永不能忘记他所耕耘的土地和他所热爱的劳动。他在临死时依然叮嘱着：

我死后七日，你要预备一把锄头，一只畚箕，
在我坟前烧化，在我坟前烧化。
我要把它们带到阴间，我要耕种。……

当然，我们可以想见，正是这些热爱土地，热爱劳动的人们，使马来西亚遍地开满鲜花。

诗人也不止于笑吟吟和哀歌，在历史与现实中既有诗人对侵略者的憎恨，也有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的忿怒。

在《古筝》中，他写了当日本帝国主义南侵，家乡沦陷，他的父亲因抗战被捕出狱后率家人避居山芭。更深夜静时，他的父亲挑灯独奏古筝以抒愤懑。其后人亡琴毁，但琴声仍在诗人耳际萦回。诗人在后面写着：

风渐起

北海雪纷飞

胡笳声中

传来了

苏子卿

坚贞的足音

苏武留胡而节不辱，一片忠贞之心向着祖国，这琴声虽不是江潮澎湃，而是春雨润物无声，历史的琴声唤醒后来者的警惕，尽管现实生活中和平安定，而《旅游车》也是在美丽的青山胶林间游翔，但是诗人写了旅游车上的荧光屏亮了，于是，“露一只神秘的手枪”而旅游车正在：“翠谷上一桥飞渡/眼底粼粼波影”，而荧光屏上是：“半片撕裂的酥胸/一车火突的眼球”。

在“百里旖旎的山川间”有“一场无聊的情杀”，实是焚琴煮鹤，也表现诗人对那种堕落文化的不满。同样在《华灯》一诗中，诗人对大都会中，一方面是电影院有杀敌英姿的影片，而华灯下却有拦路抢劫犯，当你听着：“请帮个忙”，一回头时，却是

一把匕首

向你腰间

微闪着青光

那么，诗人既看到他家乡美丽的风物，勤劳的人民，也看到了历史的创伤，今日现实的阴暗面。

我们知道，诗人的祖国是中国，因而有不少诗篇写了

对祖籍国中国的情思，在《南中国海》一诗中，诗人一开始就这样写着：

雄浑的海洋呵，南中国海
你以你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
你以你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

“冲开”而又“连接起来”，这是南中国海的两个地域的自然描画，而这也是多少年来已经飘洋过海，虽然已长期定居在异地，而依然旧情系故土的老华侨的心灵，在《南中国海》一诗中，诗人反复吟咏着一句：“我们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涛里”。诗篇写了他的祖先如何以求生的热望漂流在洪涛中，历经了几个世纪，写他们在这荒莽的异乡：

人们得以最精巧和丰富的想象
才能明白他们曾如何流尽血和汗
以赤手空拳和性命去换取生活
在半黑暗的处女林里呼吸
海洋，这一切都藏在你的记忆里

正是这样，他的祖先和马来西亚的人们一同开发，建设了这一地区，诗人作了细致的描画。现在，他的祖先的后代正同这地区的人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试图攀登赤道上白云缭绕的高山”但仍然忘不了漂流在南中国海洪涛里的祖先，最

后诗人深情地，对海又似乎对十一亿中国人民唱着：

你对我们这一代有何感想，哦大海。
你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分开，
你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

他祖籍中国的祖先，岂只筚路蓝缕与当地人民共同开辟了那片土地，而且在《碧湖》一诗中写了 19 世纪末华人开金矿所留下的这人造湖，而在这里，1857 年华工就曾在沙捞越的石隆门举行过反抗英帝的统治，同当地人民共同进行过战斗，正是：

这历史不堪翻阅
涟漪下烟尘滚滚
枪炮声夹着呼喊
自湖底悠悠升起

又由于诗人祖籍广东，对中国自有无限赞叹与期望之情。且不说他歌颂了《中国老人》，歌颂了《中国列车》等等。我以为《墙茧》一诗，写出了他对父母之邦的热烈的期望。那些如同“墙茧”般的“几个模糊的批斗/半掩着依稀的炮打”等，“已被撕得/剩下爪痕”。但是还有“那张专医皮肤疾与狐臭的/招贴/逃过多少劫数/如祖传秘方/镇贴在/残损的墙角”。诗人强烈呼吁着：

拆去吧

这厚茧的墙
换一道白净
映一壁梧桐的情影

这当然是一种预言式的象征，期望中国与旧的腐朽的东西进行决裂，而希望崭新的白墙映一片绿荫的桐影，那就是安定和平、改革开放的美景。

但是所有这些反映生活、历史的诗篇，都非平面抒写，而贯穿有诗人的理想。在《盾上的诗篇》这首诗中就是把沙捞越和他的诗篇的理想揉合在一起的。诗人把沙捞越比作美丽的盾。他写着：

一支笔，一个伟大的理想，
太阳和星星照在你的头上，
在生活、书本和伟大的先师
的光辉中寻求你的理想和力量。

当然，一切理想的实现，并不是平坦的笔直道路，而大都是曲折的，艰辛的，在《信念》一诗中，可以说也是他生活经历的折射，诗人写的是观秦俑有感，这是一首优秀的诗，他写着：“他们焚我以烈焰/坑我以沙石/而我不死/我等待/等待一万年/后/重见天日。”这种“等待”尽管“……躯已折/骨已碎/蓦然/一抹强光/伴着人间的惊呼/照见我/残损的微笑”，这就是诗人的信念，虽九死而不憾。

在《达邦树礼赞》、《静夜》、《金马仑高原的花》等诗中，都寄寓了诗人对未来的信念与理想。

下面想谈谈他的艺术特色。

诗人在《朦胧》一诗中写道：“不/不是/不是随意泼墨/
不是少妇脸上的轻纱/是历史土崩后血肉的模糊/地层下生还
者隐约的呼喊/是微星潜过黑宇宙的行迹/朝曦透过雾的封锁
的光晕/是沧桑的泪眼中漾漾然发现的微笑/灰烬在冷却中缓
缓的重燃。”可以说这是诗人诗的宣言，也是诗艺的宣言。实
际上诗人的诗并不“朦胧”，但是“地层下生还者的呼喊”，
“朝曦透过雾的封锁的光晕”，因而某些诗在回顾历史，在希
冀未来时，在特定时空下，他的某些朦胧的表现，我们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譬如《静夜》，他写着：“墙高/门深锁”而
“万里江山/夜夜入梦来”，结语说：

我不眠
夜亦不眠
墙外风雨声
有万马奔腾

这样的诗，并不屑于雕虫小技的字句上的玩弄，而是有
着一种澎湃的气势，如海浪一样掀打，《南中国海》一诗便是
代表。诗人以饱满的情绪歌颂了祖先们漂流在大海的洪涛里，
字里行间从战胜各种困难中，显出祖先的豪迈之情。唱着一种
开辟精神，也唱着一种藕断丝连的恩情。读读这一节：

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蕉雨
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是血

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

总的说来，他的诗崇尚真情与自由的诗风，而他所有的诗都与他个人亲身的生活不可分，这就使得他的诗既是坦率地抒写了自己所见所感所思，而又自然流畅有血有肉。我说他的诗有的是气势磅礴，如前所举的诗篇。但他的诗也有“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种婉约的歌唱。如他写的《重上拉让江》、《鹅江浪》、《荒村》、《寂莫》等，或者写了家乡的春水，似乎“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泳游于春江中；或者静静描画山村风物，村童打番石榴，而梅香唱《家乡月》，泪湿枕头，含情脉脉对着自己的家乡山水和亲人。

诗人的诗艺还有一个特色，似是寓言，又是哲理，但都结合了他的经历，使人读来颇发深思，如《风与石》，“一任龙卷风喧嚣，”而“我是一块石头/任凭风的鞭刮/因为我曾是炽热的岩浆/我是坚守在/峭壁上的一块火成岩。”

在《无题》的第二首中写道：

有人
曾嘲笑一颗彗星的殒落
却在殒石上刻写自己的光荣。

这是讽刺诗，但有人世间的哲理，嘲笑牺牲者带着光辉逝去，而又掠夺死者的荣誉。

在《第三类乡愁》中，写的是老虎被囚禁于铁栏，老虎在栏内踱步，仰天长啸：

飒飒寒风里
又见林海翻波
又听群峰音回
张眼
更不屑看栏影外
人类的惊愕

这首诗写的是虎的乡愁，难道这只是写虎的乡愁？这是寓言啊，请读者去听“虎”的苦闷。

《第一次飞》是一首寓言的长诗，一只“被驯服了的鹰”被当做怪物，但是“没有了壮志，鹰难道还叫鹰？”诗人在这首诗的《在高山上》一节中放声歌唱着：

让属于天空的回返天空。
飞吧，飞到太阳燃烧的地方，
飞吧，飞到朝霞绕山岩的地方，
飞吧，飞到河水在歌唱的地方，
飞吧，飞到你兄弟在飞翔的地方，
追寻，不能迟疑了。
在山的彼方有淙淙的清泉，
河的尽头是蔚蓝的海岸，
林里有香甜的野果，
在天的那边有战斗的同伴。

诗意表明，驯鹰霍然挣脱了诗人的手掌，拍拍地展翅飞

去，驯鹰是在诗人的祝福下展翅高飞的，那放声歌唱的祝福是只唱给“驯鹰”听的吗？请读者去沉思。

这是有一点“朦胧”的诗吗？大概这就是诗人自己宣称的“朦胧”。我想，我们的读者都会读懂这“微星潜过宇宙的行迹”。而诗人的诗是澎湃着热情，沉痛地告别历史，又以乐观的情绪呼唤着未来，如他在《盾上的诗篇》所写的：

写吧，诗人，在这原始的盾上，
添上新时代战斗的图案。
写吧，诗人，在祖国的土地上，
以生命写下最壮丽诗篇。

我谨祝贺诗人壮丽诗篇的成功。

自序一

在他宽阔的怀抱中

在远离北京和平里这孤寂的赤道海岛上，在 1995 年 10 月初的一个雨夜里，世上也许没有一个诗人比我更感到一种因迟来的恶耗而加倍的悲伤和失落。

直到那天傍晚，我才从新加坡诗人陈剑的电话中惊悉邹荻帆先生已经不在人间。

邹先生是 9 月 5 日在北京猝然辞世的。

在失措的空茫中，我找出了邹先生为我的诗集所写的序文原稿。那一丝不苟的笔迹，刚健中透出温情，使我仿佛又看见他慈祥的面容，那稀疏的银发，和修长眉毛下俊智的眼神。

第一次见到邹荻帆先生，这位在我年轻时就能熟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词者，是在 1993 年 4 月，在广东惠州国际诗人诗会上。

在春寒料峭的西湖畔，我有幸见到了几位年高德邵的中国诗翁，除了邹老之外，还有曾卓、徐迟、绿原和张志民等老前辈。他们都以长者的慈蔼接待我这个来自南方海岛的后辈歌者。

在《西湖之春》的组诗里，我记录了我那时的感觉：

我那习惯于炎阳的双眼
刹那间竟
晕眩在你的光璨里
久久
才看见几座涌动的雪峰
几朵亮丽的雪莲
笑向我
一只仓猝间落足在
 点翠洲烟雨中的
南海倦雁

离别时，邹老希望我到北京，还说，到了北京，只要打电话联络他，就可以联络到其他的诗人了。

大约是在那年秋天吧，我到了北京。邹老在电话中热情地欢迎我，并约我隔晚到和平里十一区他爱人的家。他的爱人高思永副教授的家，距离他住的单位不远。

也是著名画家的高女士，那晚已事先准备好了丰富的晚餐。在挂满了高女士的油画作品的小客厅中，邹先生热情的招待着我和其他诗人。那晚出席的有张志民、李小雨、邵燕翔等。中间还接到绿原先生的电话，说是身体不适，错过了当晚的诗人雅集。

1993年初，一个偶然的机缘，华艺机构负责人表示有意

为我出版诗集。整理了这本诗稿后，我便托人将它呈交给邹老，恳请他为之作序。

邹老是位文学事业领导者，又经常受邀到外国访问，我知道他工作很是繁忙，不敢催促，没想到不久后，我即接到他的序文，不仅长达 15 页稿纸，还以毛笔亲提了文章的题目《一部有特色的诗》和署名。

为了表示谢意，1995 年 6 月，我赶到北京公干之余，到和平里第十区拜访他，并赠送一件婆罗洲达雅民族的工艺品。那天下午我和杨丹先生抵达他家门时，他正好穿了运动鞋，整装要出去做每日例常的步行运动。70 多岁了，依然精神奕奕，举止健稳。

最近一次和他在一起，是在 1994 年 12 月第二届国际华文诗会上，在经济与文化都迅速起飞的深圳。没有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了。

然而，那次的会见，却叫我永远不能忘怀。

抵达旅店之后，我站在大厅的一隅观看展品，忽然听见有人唤我，抬头看时，邹获帆先生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高兴得张开双臂，把我拥抱，像一个父亲拥抱儿子一样，紧紧地把我拥抱在他宽阔的胸怀中。

可惜，这本诗集来不及出版，邹老已经离开了人间了。

然而，邹老对全人类那充满爱心的诗篇，对后辈诗人如我的爱护和关怀，却永远遗留在人间。

怎能忘记，我是怎样被他拥抱在他那宽阔的怀抱中的。

就以此书纪念遗爱人间的邹获帆先生吧。

1996 年 3 月 24 日

作者于马来西亚沙撈越古晋葛园